



胡德培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袖珍典藏本

贾平凹 主编

华夏出版社

I267

H460

袖珍典藏本

胡德培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贾平凹 主编

8935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德培散文/胡德培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80-1810-9

I. 胡… II. 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997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开本 6.125 印张 92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一

一	友情种种
六	贵有真情
十一	特殊的情与义
十六	友人之幸与乐
二〇	相思未必常相见
二十四	一次相握的纯情
三〇	情真哪在朝朝暮暮
三十五	朋友的智慧
四〇	朋友是财富
四十五	女人情谊
五〇	与动植物为友

五十五	探微情深
六十一	我的师长
七十三	眼睛
七十七	漫步
八十一	山水·人生
八十五	新芽
九十一	终生憾事
一〇一	发自心底的一笑
一〇四	童稚的报偿
一一〇	心心相印

二

一一八	关于祖先的联想
一二四	乳泉
一三〇	摇篮
一三四	热土
一三七	循着艾芜南行的路
一四一	从刀口上走过来的民族
一四五	小路

一四九	石老人在期待
一五四	荒漠中的一片绿
一六〇	神秘的武夷山
一六四	鞍山的传说
一六九	林区杂记
一八九	后记

友情种种

不同人的朋友大多各不相同。有的重义气；有的讲信用；有的为钱财；有的为权势；有的因同情；有的为道德；有的是维持某种关系、某种平衡；有的因父辈间曾有厚谊，儿孙辈继续交往；有的则因子女的亲密，父辈间也有了来往；有的因某种事业或工作需要成为朋友；互利合作；有的因情投意合，成为挚友；有的虽年岁悬殊，但因某种机缘结识，意气相投，成忘年交；有的因病住院，相处甚密，同病相怜，而为病友；有的一同遇难，互相扶持和帮助，情感相契，成为难友……其他，还有战友、师友、学友、工友、农友、商友、会友、社友、文友、诗友、艺友、戏友、童友、

闺友，扩而大之，烟友、酒友、棋友、牌友、茶友、舞友、球友，以及特殊的女友（或男友），现在还流行着电话友人、书信友人、圣诞友人、贺年卡友人、从未见过面的友人……不一而足。

人们十分熟悉的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沙汀与艾芜之间的友情，实在不同一般。最初，他们在四川省立成都第一师范学校，是同窗学友。不久分手，各自东西。数年后，突然在上海大街上相遇。从此共同切磋文艺，从事小说创作，并联名与鲁迅先生写了那封有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以后，数十年间一直相依相随，感情深笃，在我国文坛，属双星并列。特别令人惊诧莫名的是：两人同时逝世于1992年，艾芜12月5日仙逝，沙汀悲痛不已，不到十天，即12月14日亦随之而去。更有意味的是，他们发表作品时所取的笔名，原名杨朝熙（又名杨子青）的取笔名沙汀，都是水字边；原名汤道耕的取笔名艾芜，都是草字头。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同年出生，同窗共读，友谊深厚，携手为文，曾誓言：“水草不可分”，终身共同奋斗到最后一息！——这种生死相依

的情谊，多么感人肺腑！

另有两位作家，是一男一女，青年时代交往甚密，并且互有深情。后来，女方随父母去了台湾，两人不得不分手。数十年后，各自都成了知名人士，也都过了儿孙绕膝的古稀之年。在八十年代中期，在台湾的那位女作家获得在大陆出版作品的机会，她辗转托人在大陆找到那位年轻时的密友，并请他写《序》。这篇《序》，勾起人多少联想、多少梦幻！仿佛他们又回到了青年时代那个温暖的驿站，散步走过的胡同，伴随他们的黄尘和风，以及那昏黄的路灯，那幽静的公园、清澈的湖边，在牡丹、芍药、丁香、小船、荷花、柳树之间，让人回忆起当年念过的诗句和那熟悉的面影。作家一面慨叹着这一个未能解开的人生、命运和情感的结，陷入了惶惑与玄想之中，一面喝着人生这杯苦涩的酒，遥遥地向她祝福。——这种情谊多么令人意醉神迷！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地球变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这些年，许多人安装了家庭电话，不仅方便了年轻人之间活跃的交往，而且对老年人之间互通信息委实带来了极

大方便，尤其对生病在家、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更具有特殊的意义，现在出现了一个词，叫做“电话友人”；双方只在电话中交往、访谈，却从来不见面或极少见面的朋友。

近年来，在人们口头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在家养病的老太太，有一次打电话找自己熟悉的老领导聊天，拨错了一个号码。这位热情、开朗的老太太，不等问清对方是谁，就叽里呱啦说开了。她谈到近日的见闻，并关心他的身体，后来问起另一位熟悉的老同事，才发现原来两人并不相识。但一说起来还是老邻居哩，也许是见过面的。因为交谈中颇有共同语言，很谈得来，而且两人平时在家皆很寂寞，于是互相约定有时间再聊。从此，隔三插五地经常通电话。他们逐渐感觉熟悉和了解了，并约定将来找个好天气一起出去散散步。谁知，正值寒假，老太太的儿子、媳妇带着孙子回来了，家里忙乱了好些天。等儿孙一齐走后，老太太猛然想起好久没有跟那位电话友人通话了。连续拨了几次，都没有人接。后来，有人接了，却不是那位老人，而是一位年轻女人。她问：“那位老人是你什么人？他最近怎

样？”年轻女人告诉她：“爸爸已经去世了。”
老太太不禁失声痛哭！——这种友人和友情，
在今天也许你并不陌生。

不同的友情固然有所不同，但能够称之为
朋友的，总是以真实的情感将人们相互联结
着。

1993年11月30日

贵有真情

我曾听人说过这样一句联语：“无情未必真丈夫，人间贵在有真情。”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对于朋友来说，是很难得、很珍贵的。

伟大的先行者鲁迅先生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同志之间，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却建立了相互间深挚的个人友谊和战斗情谊。瞿秋白非常喜欢鲁迅和鲁迅的杂文，专门选编了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并亲自撰写了长篇《序言》。他称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给鲁迅杂文以极高的评价和肯定：“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而且“这种文

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同时，他还认为：鲁迅及其作品，“他这‘桥梁’才是真正通达彼岸的桥梁，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这两位伟人之间感人至深的友谊，是有口皆碑的。鲁迅当时就亲自笔录何瓦琴的著名联语赠给瞿秋白，即：“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互相引为知己的这两人的志趣、两人的情感以及两人共同的革命目标和战斗精神，全都表达在这里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这么一对当时还未来得及表露出各自真情的同窗学友：男的出身不好；女的家里是三代贫农。她头脑清醒，性格开朗、天真，对于当时某些跳梁小丑的倒行逆施很有看法。她在给一位中学时代的亲密女友写信时，谈到了自己的苦恼和看法，一些话还相当尖锐。男的偶然间看到了这封信，虽然认为她的看法很有道理，但在当时明显是犯忌的。正巧，他们同路外出时，遇到了红卫兵的一次突然搜查。为了保护女方，男方拿走了那封信，并设法夺路逃走。就因为这件事，男

的仍受到牵连和怀疑，加上他出身不好等原因，被强迫管制劳动。女的属于红五类，大联合时被军宣队推举为革委会主任，曾经红极一时……后来，运动翻来覆去，变幻不定，但这对本来还未曾表示出各自真情的同窗恋人的深切关系，在批判男方的大字报中早已被渲染得人人皆知。两人后来又被运动颠来倒去地扭曲了，蹂躏了。总之，都经受了“史无前例”的“锻炼”，也都变成了灰溜溜的一分子，被踢蹬到各自一方。十多年后，两人已分别结婚有了家庭，命运又突然安排他们见了面。此时此刻，早已熄灭的感情的火花，终于爆发出动人眼目的光芒，两人竟动情地拥抱在一起，都含泪悲痛不已。纯真、挚爱的友情使二人分分合合，遭遇到曲曲折折，它给人启示、耐人咀嚼的，也正在于这种真情的表现之中。

有那么一对友人：本来是从小一块儿长大，属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一对小情人。两人同班同学一直到了高中毕业，耳鬓厮磨，形影相随，应该说感情是很纯净而深挚的了。然而，双方的家庭均不同意他们发展关系。男方的父亲是工人，性格憨直。女方的父亲曾经

是商人，而且有“海外关系”，还有亲属跑到台湾去了。诸种复杂原因，使两人无可奈何地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各自东西，杳无音讯。二十多年后，男方从同乡同学的口中，影影绰绰地知道女方后来到国外去了，而且定居在×国。据说曾经回来过，也打听过他的情况，脸上带着勉强的欢悦，似乎还有某种忧郁的情怀。忽然，从某一个新年开始，几乎每一年他都接到从异国他乡寄来的一张非常精致的贺年卡，显然是赠送人精心挑选的，上面含有某种深意的画面和印刷的词语都能让人想起点什么。贺年卡虽然挺平常，价值也不大，然而，这种情意却太不平常、太令人珍贵了，实在是价值无限的啊！因此，不能不使他感怀万端。更耐人思索、让人咀嚼的是，贺年卡上没有留下赠送人的签名；他只从那纤细而秀美的笔迹中依稀辨别出一点什么，仿佛回忆起青年时代一幕幕牵动人情怀的情景，心里颇有感触又似乎并不十分明白。知道这种情况的朋友，特意送给他一个条幅，上面写的是：

相思何必常相见，

岂知人间存真情。

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令人宝贵和值得珍惜的，就因有这一点点真情在。这种真情，有时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会遭受到许多曲折和磨难，有时真情虽在，但人却不能长久相处，有时甚至是生离死别，使真情变成为永远的缅怀和思念。正是这一点真情，曾经使多少人终生不忘、永远珍贵啊！

但愿人间多一点真情，少一点虚情、矫情、伪情和丑情。

1993年11月30日

特殊的情与义

我国著名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多年父子成兄弟》。乍一听，这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但若仔细一想，却又感觉正好是在常理之中，其中的意蕴着实耐人寻味。

按照伦理关系，父子就是父子，这是老天爷定的，属于自然之理。怎么可以将父子当成兄弟？父子之间有长幼尊卑，兄弟之间才是平辈相等的关系。按老祖宗家法，这是不可以“僭越”，乱了“纲常”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一切封建族规和“家法统制”统统都被冲击得稀里哗啦、失去效力的时候，如我国古代的开明贤哲和“民主人士”那样，倡导和主张父子之间这种互相尊重、和谐、民主、平等的